

两岸新锐作家精品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主编

徐则臣
黄崇凯
黄丽群
言叔夏
童伟格
陈柏青
朱宥勋
神小风
郑小驴
葛亮
阿乙
蒋峰
许正平
甫跃辉
蔡东
杨富闵
伊格言

作家出版社

两岸新锐作家精品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主编

徐则臣
黄丽群
葛亮
蒋峰
童伟格
笛安
伊格言
蔡东
郑小驴
朱宥勋
言叔夏
陈柏青
许正平
甫跃辉
杨富闵
神小风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岸新锐作家精品集 / 中国现代文学馆主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063-8016-4

I. ①两… II. ①中… III. ①中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8143号

两岸新锐作家精品集

主 编: 中国现代文学馆

责任编辑: 秦 悦

装帧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 数: 273千

印 张: 20.25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016-4

定 价: 3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日趋深入的两岸青年作家交流与对话

吴义勤

2011年起，台湾《文讯》杂志社与中国作家协会港澳台办公室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两岸青年文学会议”，根据双方达成的共识和协议，该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旨在打造两岸青年作家深度交流与对话的平台。作为推动文学交流的一部分，每届会议还将推出与会作家的优秀作品，通过“作品集”的形式予以集中展示。

这本《两岸新锐作家精品集》收录的是即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第三届“两岸青年文学会议”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共计二十篇。这些作家大多是“70后”“80后”，是两岸文学发展的新锐力量，他们的创作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展现了当下两岸青年创作的文学风貌和艺术水准。

从创作主题来看，两岸青年作家视野开阔，各类文学母题均有涉猎。相对而言，大陆作家更热衷于“宏大叙事”，对革命、历史、民族、乡土等主题兴趣更浓。付秀莹《一种蛾眉》继续她的“农村叙事”，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在承载了厚重乡土文明的农村，通过对香罗、翠台、根来等农民形象的塑造来展现农耕文化的丰富与独特。阿乙《虎狼》通过对一个瞎子算命的“侦探式”解密，再现一个自闭自足小县城的特殊生态。甫跃辉《普通话》对农村大学生顾零洲与家族亲人关系的描写，揭示出这个群体如“孤零”小“舟”一样的生存真相，也将新一代农村大学生与农村之间欲走还留、欲说还休、剪不断理更乱的微妙情感清晰呈现出来。徐则臣《祁家庄》以一个打工仔回家奔丧的历程为线索，展现了农村基层特殊的政治生态。在这个法治意识淡薄的“偏远”地带，一切正面的与负面的风气都

在野蛮生长。葛亮《青衣》中的言秋凰则以自身坎坷的人生历程和动荡的戏子生涯再现命运的吊诡与时代风云下个体生存的“步步惊心”。与大陆作家相比，台湾的年轻作家更多关注不同群体的精神世界，从小处切入，探讨人与生活的“大”主题。许正平《烟》通过对两个青年多年来的嫖妓经历的叙述，再现了青年人隐秘的成长疼痛与心灵迷茫。黄崇凯《沙也加》则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女优群体，通过对沙也加情感经历与成长经历的讲述再现这个特殊群体的心灵世界，虽然话题敏感，但黄崇凯冷峻节制的叙述却能成功将读者引入一个“形而上”的思索状态，而非一个“形而下”的欲望世界。神小风《铁道迷》以一群对铁道和火车有特殊兴趣的群体为叙述对象。作家笔下，这虽是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但他们却有着丰富的精神信仰，或许他们的生活才更接近于生命的本真。吕正鹏《小店》写一个百年老店的兴衰史，尽管只是截取了当下一个较短的时段，但历史的苍凉感仍然如轻烟般被缕缕带出，令人感喟的是人类在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代人都在以新的精神内容颠覆着上一代人的信仰，代际之间不仅有继承更有革新。

从叙事风格来看，两岸青年作家也是各有特点、各具韵味。相对而言，大陆作家的叙事更为朴实，故事讲述更追求脉络的清晰与情节的逻辑，更善于通过故事来打动人。笛安《胡不归》叙述一个长寿老人的“老年”状态，尽管其中虚构了“死神”的形象，并使之开“口”说话，但对长寿老人精神状态的朴实呈现成功冲抵了这一虚构所带来的荒诞感，让人深刻体悟到在这个悠长悠长的“老年”时光里竟也深藏着那么多的微澜，留恋与绝望、求生与赴死交织往复。郑小驴《赞美诗》对“巨眼”少年的描写像一把利刃刺得我们内心隐隐作痛，他用细腻的笔触呈现了一个身有残疾的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这个自卑又自尊的残疾人的眼里，一切都那么的脆弱易碎，尤其是在“美”的事物面前，他无助而哀怨，最后的毁灭也就成了偶然中的必然。在这个文本中，郑小驴的叙事唯美而不放纵，凄婉中又透着厚重的现实感。蒋峰《遗腹子》通过两个故事讲述一个苦难家庭两代人的悲剧，结构设计富有新意，在来回切换的时空中，个体命运的悲怆感如雾气般在小说中慢慢升腾，并在结尾处完成覆盖，犹如一张巨大

的网，将渺小的受难者彻底包围。蔡东《通天桥》聚焦拆迁与被拆迁的底层世界，桥的两边代表着两个不同的阶层和世界，在利益的争夺中，强势的地产开发商通过在通天桥上竖起的一堵墙，成功瓦解了自己的对手，对于苦难的底层民众而言，通天桥无法“通天”，而是连接着沉重的现实。与大陆小说家朴素简洁的笔法不同，台湾作家的小说更注重叙述本身和结构的设计。童伟格《孩子》从一则通知母亲死亡消息的电话开始，沿着“我”的回忆之路，讲述过往的人生时光，那些交错的往事，如镜头般浮现，颇具蒙太奇色彩。黄丽群《试菜》则“以小见大”，从一个小切口进入，探讨了母爱的复杂内涵。伊格言《革命前夕》巧妙地通过对切·格瓦拉的“复活”切入了宽厚的历史，并通过格瓦拉的眼睛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构起互相审视的纽带，在这种审视中，许多历史被解构同时又被重新建构，这是属于伊格言的“再历史化”过程。

两岸青年作家在创作主题和叙事风格上呈现出了不同的文学个性、审美趣味，这恰恰证明了小说写作的多种可能性以及中国文学的无限丰富性。从文学史的视角来看，两岸文学正在成为彼此的参照与互补，它们以各自的独特性建构着自身的文学价值，也在日趋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中一步步汇入中国文学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我们期待，经由这样富有深度的交流与对话，两岸文学的未来会更美好，两岸文学的天空会更靓丽，两岸文学的花朵与果实会更丰美。

是为序。

2015年春于长安

目 录

一种蛾眉	付秀莹	001
烟	许正平	015
小店	吕志鹏	033
康老师的录音带	朱宥勋	043
革命前夕	伊格言	063
虎狼	阿乙	079
辩术之城	言叔夏	091
城市导游	陈栢青	105
暝那会这呢长	杨富闵	127
普通话	甫跃辉	143
赞美诗	郑小驴	161
铁道迷	神小风	177
祁家庄	徐则臣	193
胡不归	笛安	203
试菜	黄丽群	221
沙也加	黄崇凯	233
孩子	童伟格	243
青衣	葛亮	259
遗腹子	蒋峰	273
通天桥	蔡东	301

一种蛾眉

付秀莹

从香罗家出来，日头已经在头顶了。香罗家门前的台阶高，又陡峭，幸亏两旁有扶手，翠台抓着那亮晶晶的不锈钢，一磴一磴往下走，一不小心，还是把脚崴了一下，心里恨道，个小养汉老婆！钱烧的！

是个好天儿。日头吐出一千根金丝银线，把村庄密密地困住。风吹过来，软软凉凉，弄着绿幽幽的重重的影子。翠台身上一紧，不由得打了个寒噤，这才知道，方才竟出了一身毛茸茸的细汗，心里暗骂自己没出息。

一进院子，几只鸡就围过来。鸡是半大鸡。春上的鸡娃，翠台喂得精心，鸡们像是被揪着脖子一样，长得飞快。翠台唠唠叨叨数落着鸡们，一面弄了大半碗米糠，撒在地下。鸡们也顾不得脸面，你推我搡地抢起来。翠台训斥道，几辈子没吃过食儿啦？看把你们馋的！

根来衬衫搭在肩上，一脚踏进院子，见翠台喂鸡，就问做饭了没有，晌午饭吃什么。翠台指着一只小花翎子鸡便骂，吃！就知道吃！吃了大半辈子冤枉饭，也不见你出息！还有脸吃！根来听她的口气，知道又少不了一场口角，便回道，少这样指桑骂槐的！有话说话。翠台冷笑一声，那我问你，大坡的事儿，你怎么打算？根来说，大坡的事儿？大坡不是在城里干得好好的么？翠台说，好好的？亏你这个当老子的！凡事不放在心上！如今大坡娶了媳妇，家里一个，外头一个，小两口老这样离别着，算怎么回事儿？根来听了，半晌不说话。翠台又说，你没看那爱梨，三天两头往娘家跑。在芳村一天都待不住。可也是，年轻的媳妇家，出来进去，孤孤单单的一个，你叫人家怎么在这里待？见根来不吭声，翠台说，这阵子

倒是能上什么网了，天天趴在电脑上。茶也不思，饭也不想。依我看，这事儿有点不对。网上能有什么好人？那谁家的媳妇，不是就被网上的勾走了？根生把手摸一摸脑袋，迟疑道，那——你看？翠台哼了一声，说又让我看，这一辈子，你就不打算拿一个主意？根来抓着脑袋想了一会儿，说，我记得你提过一句，大全那儿——翠台说，大全那儿？你去找大全？根来说，我？我可跟人家说不上话儿。翠台冷笑道，你说不上话儿，那你的意思是叫谁去说？翠台说难不成是叫我去？你一个大老爷儿们都说不上话儿，我一个娘儿们家，就能跟人家勾搭上？根来说，什么话！说这么难听！翠台说，是我说话难听，还是你做事难看？大半辈子当甩手掌柜，家里这些事儿，你什么时候上过心？根来一听又是老一套，也不敢回嘴，只好尽着她絮絮叨叨地数落个没完。

晌午饭就他们两口子吃。爱梨去赶集了，顺道回田庄娘家一趟。翠台和了块面，擀了面条，葱花炆锅，清汤下面，又从院子菜畦里拔了几棵小油菜，在水管子下面洗干净，绿生生地扔锅里。翠台吩咐根来盛面，自己腾出手来，从墙上的蒜辫子上揪下来两头紫皮蒜，麻利剥了，放在一个半大小碗里。根来端着一大碗，一口蒜，一口面，吸溜吸溜地，吃得满头大汗。翠台顶看不惯他这样子，数落道，你慢着点，谁还跟你抢？根来从碗上抬起眼睛来，讪讪地笑道，痛快！我就好吃个滚烫的。翠台横他一眼。

看他吃得差不多了，这才慢慢说了去香罗家的事。根来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小心问道，这么说，她应下了？翠台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她她她她的，说个名字都不忍了？根来急了，你胡说个啥？翠台笑道，看看，给我说中了不是？一说中，准跟我急。我还不知道你？根来一听这话，更是急得脸红脖子粗的，恨道，就你这张嘴！针眼儿大的心眼子！翠台说，我针眼儿大的心眼子，你的心眼子可是忒大！有一万个心眼子！能装下多少个鬼？根来气道，我能有什么鬼？翠台冷笑道，要是心里没鬼，怎么这个人我就说不得？一说就急，一说就急，你当别人都是傻子！根来嘴拙，一时跟不上，气得把碗往桌子上一墩，说不吃了！气就气饱了！翠台笑道，爱吃不吃！我看你是吃饱了。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打量我不知道你那一肚子花花肠子！我就是纳闷儿，怎么在咱们家，就不

能提那个人？她是千金万金的娇小姐？提不得碰不得？根来气得只会说，你说，你尽管说！翠台笑道，我还就是说了，你能怎么着？谁不知道，她不过是个骚货，养汉老婆，千人骑万人操的破烂货！根来把桌子上的碗哗啦一下扫下去，霍地站起来，转身就朝外走。翠台在后面骂，怎么？拿刀子戳到你心坎子啦？有本事你去跟人家过！有种你甭要这个家！

太阳光透过帘子，在地下印出一道一道的横格子。几只鸡在门口探头探脑，翠台看它们鬼鬼祟祟的样子，也无心理会。茶几的隔板上躺着一个喜帖子，大红的底子，毛笔写着黑字：定于今年农历腊月一十八日，刘庆丰之子刘凯成婚大喜，恭请光临。凯子和大坡同岁，这婚事竟比大坡晚了一年，把凯子他娘瑞花急得什么似的，生怕这样一耽搁，生出什么差错来。如今好了，凯子的日子也定下了。翠台盘算着，大坡那时候，瑞花出了一百，到时候，凯子的礼钱，也就随着这个数走吧。要不就再添个绸子被面儿也行，脸上好看些。正胡思乱想，听见街上有吆喝卖瓜的。翠台就趿拉上鞋，出去看。

一辆三马子停在十字路口，车上一个一个圆滚滚地装满了瓜。卖瓜的见翠台出来，赶忙招徕，好瓜来，好瓜！又甜又脆，又面又香的好瓜来。翠台过来问，都什么瓜？卖瓜的说，甜瓜甜，菜瓜脆，大姐你要哪一种？翠台就看瓜，说让挑不？卖瓜的说，你尽管挑。正挑着，喜针骑着车子过来，在瓜车旁边停下，也打听这瓜，多少钱一斤？甜不甜？拿麦子换行不行？一面把瓜们挑来拣去地看，手里忙，嘴上也不闲着，说这个瓜还生着哩，那个瓜有伤，褒贬个不停。那卖瓜的见她把瓜们拿起来又放下，拨拉来拨拉去，又是满嘴的挑毛病，知道是碰上了一盏不省油的灯，便赶忙笑道，这位大嫂，一看就是个懂行的，又会过日子。依我说也是，还是麦子换合算，自家地里的麦子，又不用出现钱。哪像如今的年轻人，走动一步都是钱。粮食在他们眼里算什么？喜针听人奉承她，越发来了兴头，跟那卖瓜的一递一句地攀谈起来。翠台知道她是个话篓子，赶紧挑了几个瓜，撤脚要走，只听喜针叫她，说让她等等，一会儿跟她说句话。翠台只好等着。喜针颠来倒去，也不知跟那卖瓜的说到了什么，一句不投机，又不买

了，撂下瓜就走。气得卖瓜的在后面喊，把瓜们都摸索熟了！又不要了！这人，到底诚心买不诚心买这是？

喜针推着车子，跟着翠台往家走。翠台看她气得哼哼的，说你也真是，跟个卖瓜的生哪门子气，真是闲的。喜针说，这卖瓜的，狗眼看人低。见我买得少，又是拿麦子换，他不痛快了。又嫌我挑——笑话，哪有买东西不挑的？翠台说，这人看上去还老实。喜针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就像我那儿媳妇，看上去还不是性子顶柔软的？见了人，不笑不说话。可谁知道却是个嘴甜心苦的？翠台就烦喜针这一条，老是背后宣讲儿媳妇的不是，当了人家面儿，又是另一副样子。何苦？翠台忙岔开话题，说些旁的。喜针却接着说，我跟你说，前几天，拉着我去赶集。本来我忙着洗衣裳，她好说歹说，非得拉着我去。我怎么不知道她安的哪颗心？还不就是想让我掏钱。她买东买西，我这个当婆婆的，倒成了她的钱包。你说说看，这是什么世道？翠台劝道，什么你的她的，还不是一家子？哪能分那么清？喜针说，花点钱倒是不怕，钱不就是给人花的？可我这俩小子，还有老二哪。老大都把钱扒了去，我拿什么给人家老二盖房子娶媳妇？翠台说，老二不是还念着书么。说不准到时候考出去了，省了你这一宗事儿。喜针摆摆手说，我倒是没那么大指望。他能有那样的出息倒好了。我只是生气，这老大媳妇，当面一盆火，背后一把刀，当初我倒是把她看低了。翠台听她说得啰唆，心里又有事儿，便不肯再用心敷衍，知道她也没有什么要紧话儿，也不问，由着她说。

那喜针说了半晌，心里的气渐渐平了一些，忽然说起了增志的厂子。喜针说增志厂子有个媳妇，是村西黑人的外甥媳妇，苕家庄的，你见过不？翠台说不留心，怎么？喜针说，长得倒是挺俊，可惜是红头发。喜针说我的娘！那一脑袋红头发，着了火似的，我真看不惯。翠台笑道，赶明儿你们家儿媳妇也弄个红头发，看看你惯看不惯！喜针就笑。又把嗓子压低了，说你知道不，这媳妇，不是个正经人。翠台说，这个倒没听说。喜针朝院门那边望了望，把嘴贴在翠台耳朵边上，这话呀，也就是我跟你说。要是换个二人，我烂肚子里！翠台急问什么话，喜针说，我说了你可别恼，这媳妇，跟那个谁……翠台说，说呀倒是，跟谁？喜针支吾了半

晌，才说了。翠台心里一惊，脸上倒故作镇定，这事可不是乱说的，这种事。喜针急得要赌咒发誓，这种事，我怎么敢乱说？厂子里都传开了。翠台一下子就火了，骂道，个长舌头老婆们！捉贼见赃，捉奸拿双，还没怎么着，就红口白牙地，给人家编排这些个没味儿的闲话扯淡话！别让我看见！我撕烂贱老婆们的嘴！喜针见她动了气，脸上也不自在，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只好怔在那里，听她骂糊涂街。

正骂着，喜针忽然把大腿一拍，你看我这记性，我想起来了，这个媳妇，就是香罗的娘家侄女。翠台如今听不得香罗这两字，气得更是脸都白了，我当是谁家的好闺女，原来是她家的！茆家庄真是不出好人！喜针听这话说得蹊跷，便趁机说起了香罗。翠台正有一肚子气，听喜针一口一个小婊子，一口一个卖的，心里竟是十分的痛快解恨。喜针这个娘儿们，虽说嘴巴琐碎些，倒是一个正派人。方才自己骂的那些个糊涂街，实在是难听了些，就从袋子里拿出几个瓜，非让喜针拿走尝尝。喜针推让了几句，也就欢喜地受了，一面又把先前那些个话骂了一回，也不再提茆家庄那媳妇的事，又感叹又不平，拿上瓜便走了。

翠台拧开院子里的水管子，把那几个瓜仔细洗干净，放在一个高粱秸秆编成的浅筐子里。也不知道，爱梨今天还回不回来。这个季节，瓜果还没有下来，这几个甜瓜菜瓜，也算是个抓挠儿吧。喜针这人大嘴巴，刚才这些个话，也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传来传去，不会传到素台耳朵里吧？茆家庄！茆家庄能出什么好娘儿们！翠台想起今儿在香罗家，香罗那个张狂样子，妖妖乔乔的，越想越气，抄起手边的一把笤帚，嗖的一下子扔出去。只听哎哟一声，那笤帚不偏不倚，正打在来人身上。

翠台抬头一看，不由扑哧一声笑了。臭菊捂着左腿膝盖骨，咬牙骂道，你还笑！招你惹你了？进门就吃一个笤帚疙瘩！翠台赶忙过去，替她搬过一个小凳子，扶着她坐下，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怎么偏偏就是你赶上了？臭菊揉着她那膝盖，哎哟哎哟地叫唤了一会儿，翠台一面给她拿来一个甜瓜，一面把喜针方才那些个话学了一遍，只说那茆家庄的媳妇，没提她妹夫增志。臭菊听了道，茆家庄那媳妇我知道，好像是香罗娘

家的什么亲戚。不是侄女就是外甥女。记得有一回，我在小辛庄集上还见她俩作伴买东西哩。翠台说，管她什么侄女外甥女。有那么个出了名的风流老娘，底下还能教出什么好闺女？臭菊见她点名说起了香罗，就不肯再说了。翠台只顾说得高兴，见臭菊不搭腔，心里暗想，看把你吓得！小鸡仔似的！心里不平，就越发数说起了苕家庄那媳妇，夹枪带棒的，也捎带敲打着香罗。臭菊只是听着，说到那苕家庄媳妇，倒附和着说几句，一碰上香罗，竟是半个不字也不肯再说。翠台自说自话了半晌，也觉出了没味儿，就打开电视，两个人无话，就看电视。

看了会子电视，臭菊像忽然想起来似的，一拍脑门儿，说，咳，看我这脑子。我找你有好事儿。翠台问什么好事，臭菊说，前天晚上，狗菜媳妇来找我，打听你家二妞哪。翠台心里一跳，明知故问，打听二妞？臭菊笑道，自然是看上咱们闺女了。二妞这孩子我是看着长大的，人又俊，又懂事，百里挑一的好闺女。还有顶要紧的一条，是正经人家的孩子。翠台你，还有根来，整个芳村，谁能说出半点不是来？翠台笑道，这倒不敢说，本分人倒是真的。臭菊说，狗菜媳妇想做一个媒。翠台说哪一家的孩子？二妞年纪还小，又念着书。臭菊说，论说也不小了，当年咱们，这个年纪，都是有婆家的人了，我十九岁上过门子，二十岁上，就有了我们家老大。臭菊说我一说出这个人，你保准愿意。翠台问谁家？臭菊说，狗菜媳妇的娘家侄子，苕家庄的。兄弟俩，老大在外头，这个是老二。家里开着厂子，二层小洋楼，两辆汽车，城里还有一套房子，钱闲得呀，在家里吱吱乱叫。翠台笑道，这么好条件，我们可高攀不起。臭菊说，我还没说完哩。都不是外人，知根知底儿。这狗菜媳妇和你那堂妯娌香罗，是两姨姐妹。你说是不是知根知底儿？翠台笑道，那更不敢高攀了。人家都是有钱人，我们这小门小户的人家，可够不上。臭菊还要劝，见翠台脸上变颜变色的，不知道哪句话说得不妥，就说，今儿呢我就是捎个信儿，不着急，你先琢磨琢磨。咱们往后再说慢慢说。

才几天不管，菜畦里的草们又长了密密的一层。马生菜一大蓬一大蓬的，十分茂盛。翠台拿了一把剝勺子，一面薅草，一面想心事。太阳光晒

在身上，透过薄薄的衫子，有一点热了。有一两片树叶子落下来，飘飘曳曳的，正好落在她的肩头上。苕家庄！怎么横竖就离不了这个苕家庄，离不了这个贱老婆！翠台一剜勺子下去，竟砍断了几棵芫荽，心里又疼又气，索性把剜勺子一扔，一屁股坐在地下，看着那几棵芫荽发呆。

翠台这院子不算大，收拾得却整齐。根来在家里是老大，又是独子，这块宅基地，是根来他爹留下来的。临着大街，又开阔，又冲要，是个好地方。根芬出嫁的时候，就是在这个院子上的轿。根来他娘那边的老房子，一则是在小胡同里，车辆进出不方便，另一个呢，也太老旧了。翠台是个利索人儿，小小的院子，侍弄得又干净，又清雅。栽了花，种了菜，还在菜畦子的周围，拿玉米秸编了一带篱笆墙，上面牵藤爬蔓的，又好看，又防备鸡们偷嘴吃。爱梨就顶喜欢这个小院子，老说他们新院那边空旷，翠台在那边院子里也开了一片菜畦，如今也有些模样儿了。大坡不在家，爱梨也还跟着翠台这边吃饭。怎么开伙么，没法开。把新娶的媳妇一个人扔家里，再怎么也不像。大坡的事，还得把脸儿放下。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今儿个就把这张脸皮撕下来，双手捧着，捧到人家面前！为了自家孩子，还要什么里子面子的！翠台怎么不知道，那贱老婆，专等着看她的笑话，等着她朝她低这个头。翠台呢，偏是个要强的，脸儿又热，面皮又薄，大半辈子了，什么时候在人前露过软荏？香罗。翠台想起香罗那假模假式的样子，还有那不冷不热不阴不阳的口风，句句都藏着一根刺，叫人有疼说不出。个养汉老婆！

马生菜一大棵一大棵的，叶片子又肥又厚，肉头头的。翠台把它们摘好，洗干净，放在筛子上沥水。又去超市买了半斤猪肉。回来的时候，半道上遇见根生。根生骑着摩托车，后面驮着一个大箱子，翠台赶忙叫住他。扯了两句闲话儿，摩托车轰轰轰响着，也听不太真切，翠台问香罗哪天走，这回待几天？根生说她呀，她哪有准儿。高兴了多待两天，不高兴了抬脚就走。翠台说有什么天大的事儿，多待两天呗。翠台说赶明儿我过去跟她说话儿去。

回到家，翠台忙着把猪肉剁了馅子，把马生菜细细地磨刀切了，加上熟花生油，加上盐，加上鸡精，又剁了葱末姜末蒜末，干炒了花椒大料，

磨成粉，统统拌到肉馅里，又多多地淋上香油，一下一下地拌了，香气一下子就出来了。想了想，又淋上一股子香油，香气更大了。招惹得鸡们都围过来，馋眉馋眼的，翠台张着两只手，嘴里哦啾哦啾的，轰也轰不走。

饺子包了快一半的时候，天色渐渐暗下来了。翠台看了看外面的天，心想可别下起雨来，天黑路滑的，就坏事了。脑子里乱纷纷的，手下就慢了，心里越发着急。越急越乱，越乱就越慢。翠台索性停下来喘口气，把心神稳一稳。

马生菜这东西，别看生得贱，口味还真不错。从前人们日子艰难，把这个当成金贵的，包饺子，蒸包子，凉杀菜，是头一等的美味。如今呢，村里人早不把它们放在眼里了。正经新鲜蔬菜还吃不完呢。可是人家城里人口味怪，偏偏爱这一口。这些个马生菜扫帚苗灰灰菜，被叫做野菜的，在城里人眼里，可是稀罕物儿。翠台心里笑了一下。怎么说呢，要是单吃，这马生菜的味道，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要是加了肉馅，就两样了，怎么说，给肉香逼着，那一种野菜的清香就出来了。真是有意思得很，就像红花扶着绿叶，也不知道，这马生菜和肉，哪一个才算是主角儿。正胡乱想着，门帘一挑，爱梨回来了。

翠台见了，赶忙立起来，挖挞着两只沾满面粉的手，问爱梨怎么回来了？话一出口，又觉得不妥，好像是不愿意人家回来似的，赶忙说，还想着你会不会在田庄住一宿呢。这话又不对。仿佛是多嫌人家的意思。爱梨一面把包放下，一面看了一眼那些个饺子，说想着把那件毛衣赶出来，忘记带了，就回来了。爱梨说今晚包饺子？翠台说是啊，包饺子。脸上就有些热，好像是，趁儿媳回娘家，自己这个当婆婆的偷偷包饺子吃，就赶忙解释说，正要给你电话呢，让你回来吃饺子。话一出口，脸上更热了，一颗心突突突地跳得厉害，倒真好像是做了贼一般。爱梨愣了愣，笑道，那什么，我去洗把脸，一起包吧，还快一点儿。

翠台拿着小擀面杖，立在那里，心里又悔又急，这是怎么了？真是鬼迷了心窍了！怎么这一句一句的，都成了自己的不是了？爱梨她，不会多什么心吧？

爱梨洗手进来，坐下包饺子。也并不说赶集的事。翠台问一句，爱

梨答一句，一句话都不肯多说。翠台心里七上八下的，偷眼看儿媳妇的脸色，爱梨耷拉着眼皮，专心包饺子，长睫毛扑闪扑闪的，也不看出什么来。翠台只有强笑着，挑起话头儿说一些个闲话。爱梨倒是也一递一句地跟她应和着。翠台到底觉得心里不踏实。

一时间有一会子都不说话，屋子里十分安静。只听见擀面杖在案板上碌碌碌碌响着，更衬出了屋子里的难堪。翠台心里暗想，也真是怪了，头几回爱梨回娘家，总是要住上两宿，今天也不知怎么，偏就当天回来了。说是赶着织毛衣，又不急着穿，有什么可赶的。想必是她见自己尴尬，一时情急编的瞎话。回来也就回来了，怎么偏就碰上了包饺子，按说家里改善，都是等大家齐全的时候，况且，都知道爱梨是个好吃饺子的，怎么竟弄得好像是偷偷摸摸，专门避着她似的。自己还赶着问那些个缺心眼儿的傻话，让人家下不来台。这样想着，又偷眼看爱梨，见她一心一意地低头包饺子，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神色。转念一想，不过是个饺子，又不是海味山珍。赶巧弄了马生菜，忽然一念之间，想包顿饺子，也是有的。正大光明的事儿，这么鬼鬼祟祟的，反倒叫人觉得疑心。这才心里略略宽些。因又问起了爱梨，今儿集上人们多不多？那一家卖果木的是不是也在？老洋姜家的豆腐脑摊子出来了没有？爱梨都一一答了，说集上的人如何多，如何挤，谁跟那个卖鞋的吵起来了，卖肉的肉二今几个好买卖，有人家过满月，整个肉案子上的肉，都被包圆了。爱梨说就是那个谁家，咱们村的振科家。翠台问振科？振科家孙子过满月？爱梨说，就是老九的侄子。翠台啊哦一声，问他们家添了孙子了？翠台说，你看我，天天瞎忙，倒没有听说。爱梨说，还没有哩，听说是快了，快生了。翠台笑道，还没生哪？那怎么就说起了过满月的话？爱梨说，我也纳闷呢，听说是提前几天摆酒，要大闹一下。翠台正要接话，只听爱梨问她，这和的是多少面？恐怕不够吧？翠台看她正掀开面盆看，面盆子里空空的，就剩案板上一小块了。再看大海碗里的馅子，知道是弄少了。就那么两把马生菜，肉馅半斤不到，显然是不够一家子吃。翠台心里暗骂自己，怎么就这么顾前不顾后的，办事儿一点章法都没有。如今倒真好像是，公公婆婆趁着儿媳妇回娘家，偷偷包饺子吃了。有心解释，却又一时不知怎么开口，急得脸上通

红，越看越像是做贼心虚的鬼祟样儿。

正窘迫着，根回来了，见婆媳二人一个擀皮儿，一个包，就问，怎么，晚上吃饺子？翠台一肚子的火，一下子就爆发了，冲着根来喊道，吃饺子吃饺子！就知道吃饺子！我哪里有这好命吃饺子！根来丈二和尚，不知就里，说怎么了这是？当着孩子，你看你这是什么样子！翠台说，我吃饺子？我就没有长着吃饺子的嘴！我为了谁？唉？我白操碎了一颗心！当着儿媳妇，根来回嘴不是，不回嘴也不是，只有低声劝道，好了好了，包吧包吧，看让人听见笑话！翠台的泪登时流下来，骂道，我怕谁笑话！知道她好这一口儿，我巴巴地包了饺子，要给人家送去。我一不偷人，二不养汉！我为了我亲小子，我怕谁笑话！根来这才慢慢听出滋味来，正要劝说，又担心她越说越来劲，保不准说出什么不好听的话来。只有坐在那里，使劲吸烟。爱梨头一回看公公婆婆这个阵势，心里又急又怕，想要劝解，又不知怎么劝法。听了这么半天，竟也没有听出什么头绪。情知这饺子里面有事儿，又一时猜不出，只好一口一个妈地叫着，再难说出别的话来。

不知什么时候下起雨来了。雨点子落在树木上，飒飒飒飒，飒飒飒飒，听起来是一阵子急雨。窗玻璃上亮闪闪的，缀满了一颗一颗的雨珠子，滴溜溜乱滚着，一颗赶着一颗，一颗又赶着另一颗，转眼间就淌成了一片。根来湿淋淋地跑进跑出，把院子里的东西该收的收了，该苦的苦了，又去关东屋西屋的门窗。鸡们被这突如其来的雨弄晕了，躲在廊檐下，咕咕咕咕咕咕抱怨个不休。树枝子乱摇，天黑得像是泼了墨。

屋子里已经打开了灯。十五瓦的灯泡，流出橘黄的光，朦朦胧胧的，有一些模糊，衬了外面的风雨，倒添了那么一种静谧温暖的意思。翠台忙着收拾桌子上的七七八八，人影子映在墙上，一高一下的。爱梨也帮着收拾，预备着去厨房里煮饺子，被翠台慌忙拦下了。

乡下的五月就是这样。说凉吧，其实已经不凉了。要说热呢，毕竟还差着那么一个节气。可是一早一晚，竟还是有一些微微的凉意。这个季节